

(滅) (話)

(共) (劇)

蘇 北 之 花

蘇北行政專員公署情報宣傳本部印





3 2173 0845 5

(滅共)
(話劇)

蘇

北

之

花

黑暗與光明，是整整相反地。

在黑暗的魔窟裏，有的是怕人的魔鬼，冷的眼，腥的血，生的祈求，死的威脅！一切一切，都會使你恐怖，使你顫慄！使你感到人生是多嗎的困難和痛苦！但在光明的樂園裏，卻有着美麗的太陽，柔和的春風，芬芳的鮮花！

這兩種迥然不同的境地，却同時存在於我們所生活的同一天地間，並且更存於我們出生成長的中國，說起來雖然可驚，可是因為中國同胞生活慣了，就「如入鮑魚之肆」，却一點也不奇怪！

這黑暗的地獄，和光明的樂園在那裏？不用我說，只要你把明明安定的蘇北，和飢寒交迫的匪區民衆作個比較，自會體味出來！但我很奇怪，匪區同胞的血，已快被共匪吸乾了，為什麼他們不用這殘餘的血，去洗清仇恨！

蘇北之花

二

595407

劉叔康的家，在十數年以前已被共匪的鐵蹄，踐爲焦土，妻子死於非命，女兒逃亡他鄉，死者含冤於九泉，生者受苦於人間，這是多麼悲楚的遭遇啊！雖然自己逃出一條老命，因爲失去了骨肉的安慰，心裏却像死灰枯木，永遠在黑暗着，沉悶着，現不出一絲的樂觀。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他幸運地遇到了久別的女兒，實德伴侶的犧牲，小小生命的折磨，使他覺悟到消極的錯誤！於是在光明的太陽照射之下。他毅然地挽着他的女兒和義女，奮勇的走上與亞滅共的前綫，準備以血洗血，以死換取光明！

同胞們！起來吧，須知道陰霾的外面便是明朗，衝破黑暗地獄的薄壁，便是光明的園地！同胞們！向着與亞滅共的旗幟下奔來吧！

登場人物：

劉叔康（老畫家）

楊小鳳（女學生）

賣花女

男學生甲乙丙丁四人

賣報者

時代！現代

地方！徐州某飯店，鄰接小廳之一室。

（老畫家率其畫徒五六人來，徐州寫生，下榻於萬昌飯店，此時適由郊外暢遊歸寓，各人畫布上，皆取得自然的斷片若干，左側學生甲，正面近門處學生乙，皆在對着他們輕便的畫架，熱心的改畫。另外一位女學生楊女士手裏拿着一本關於徐州的書，熱心的在做他今日經過的名勝古迹底歷史的研究，右側學生丙，在洗面打雪花，近右側腳燈處，學生丁，於梳好頭髮之後，在打領帶。）

學生丁：（領帶老打不好），老周，你替我打一打吧！

學生丙：（舉起一雙滴着雪花的手）你看看，我沒有工夫，你去找楊小姐吧，她閒着。

學生丁：（正中下懷，很情熱的走到楊小姐側）楊小姐！

楊小鳳：（抬起頭來）什麼？

學生丁：請你替我打一打吧！我老是打不好！

楊：對不起，我不會。（依然看她的書去了）

丁：不會？（哀求地）沒有的事吧，你今天早晨不是還替老陳（指其鄰座的同學）打過的嗎？

丙：（雪花打好了，對丁）得了，求人不動，還是我替你打吧！

丁：楊小姐會的呀。

丙：老兄，別傻了，楊小姐對於打結，就像她畫圖的時候取景一樣，也得有點「選擇」呀，不

然她為什麼要這麼遠來畫奎山的塔，又不去就近去畫我們學院後面的那個水塔呢？

丁：糟糕！你把我比成那個水塔了。

乙：（大笑停了畫筆）一點也不差，你看你頭這末大，身子這末小，不像一個水塔像什麼呢？

丁：那末難怪啦：你們看老陳，頭尖尖地，身子那末胖，不正像奎山的那個塔嗎？（得意的微笑）

甲：（和楊小姐通通笑了）假若我像奎山的塔，你先生倒有點像學學裏面的那塊頑石呢！

楊：（笑着說）張先生，我替你起個名子，好不好？

丁：（很誠懇的）不管什麼名字，只要是你起的，沒有不好的。

楊：那末你乾脆不要叫君實了，改叫頑石好不好？

甲、乙、丙、好極了！（拍手大笑）

丁：謝謝！我是一塊頑石，你是一縷靈芝草啊！小姐！

楊！（啞然）……………

乙：看你不出，你倒不老實！

丙：別演紅樓夢了，我看還是趁劉先生沒有回來，到外面去玩吧！

丁：好！去吧！

丙：老朱！別畫了，去吧！

乙：等一等。

丙：（搶去畫筆）等什麼！像咱們這形兒，等一輩子也沒有出息。還是到街上去吧！

乙：（望甲）那末老陳，你也得去！

甲：（一心改畫）我不出去。

丁：那嗎楊小姐！你同我們去吧！

楊：（捏其腳趾）不！我腳疼！

丁！咳！誰叫你穿起這樣高跟鞋爬山呢？

乙！這個不行，至少老陳得去。

甲！今天早晨，我出去太早了，受了點涼，這會兒還頭疼。

乙！她腳疼，你頭疼，怎囑這樣湊巧。可是你們倆要一個也不去，我們都要心痛的。

丙！去呀去呀！

到街上去

看名勝的古跡去。

名勝的古跡是多們有趣！

你可以看見錦秀的雲龍山，

你可以看見古色的放鶴亭，

你可以看見雄威的戲馬台，

你可以看見燕子樓的莊嚴，

你可以看見相伴的貞燕！

雲龍山下尋梅花，

燕子樓頭憶貞娃，

快哉公園閒散步，

放鶴亭內品香茶！

甲：對呀，我們陪詩人喝茶去。

丙：去。

乙：去，等我穿衣，老陳也去。

（老畫家劉叔康在他們不注意的當兒登場）

乙：老陳去，我們玩去！

甲：我不去玩。

丙：那末我們就喝酒去吧！

丁：不錯！在徐州喝酒，談談徐州名烈女人的故事，也是滿有趣的事！

學生們：（次第見其師至皆肅靜）

丁：（惟有他不曾看見）去呀，去呀，怎嗎又不去了呢？要去就快去吧！別等到那鬍子回來了，又要逼着我們聽他的什麼人生觀，戀愛觀，那麼老了，還戀愛觀哩。

甲：（微牽丁衣）怎嗎？詩人，你也不去了嗎？（猛見劉不覺悚立）

劉：（舒徐而自帶威嚴地）我這次帶你們到徐州來，一方面是要你們來用功，同時也是要你們看一看徐州近年來的建設，知道在共黨的破壞中也有揚眉吐氣明朗壯麗的一天！知道嗎？在新中國的建設成功時，是必須有一番超人的藝術，來點綴着美的人生，讓我們華族及東亞的河山錦繡起來，才不辜負你們學畫及我傳授的苦心呢！老是貪玩，是不對的！況且，你們的年紀也都不小了，等到年紀老了，後悔就來不及了！（教訓的口吻）

（諸生皆靜聽）

（楊小鳳放下書本）

丁：那嗎先生！我們出去不喝酒，也不貪玩，單去看看徐州的名勝，和烈女貞婦的遺跡好不好？
劉：（沉吟地）古蹟到是不可不看。（興緻地）烈女貞婦，是最可欽佩的。在奎山寫景的時候，我不是對你們說過嗎？像那王陵的母親，像那東坡的女兒，像那霸王的虞姬，像那燕子樓的

關盼盼都是些巾幗英雄，是值得我們崇拜的。

丙：徐州不但出過許多名烈的女人，在男人中，也出過不少的英豪文士呢！

劉：對啦！英豪文士也是值得欽佩的。但是名烈的女子，卻更值得崇拜。（走到學生甲後看他的畫）唔，不壞。不過你有些地方，還嫌對於自然的欣賞不夠。

甲：先生！你不說我們得做自然的主人，不要做他的奴隸嗎？

劉：是的，得做自然的主人，可是，你要做他的主人，你得充分知道他，若要充分知道他，就必須深深地欣賞他。

（甲乙丙丁在劉熱心爲學生甲說理時，早一個個溜跑了，最後，楊小鳳當不住他們的示意，也背着劉先生一顛一顛地去了）

劉：（未覺）風景畫家對於自然的愛，應該和你這畫裏面那農夫對於土一樣，你看那農夫對於他天天親近的那鋤頭底下的土，就像是對着給他奶吃的母親一樣，他好像聽得着她的呼吸，聞得着她的熱香，感得着她的脈搏似的——畫風景畫不到這個境界是沒有什麼意思的。

甲：（見楊小姐也走了，早已無心作畫，更那來的心思聽他的先生談講呢）是是。

劉：（熱心地感激地）伯高！你得努力，因為你大可以學畫。我現在別沒有什麼奢望了，祇望在你們中間，能得一個真的繼承者，真的同志，也就覺得不寂寞了。或者未來一些人們在藝術上得到了幸福，也不至忘了辛苦的我們！

甲：（作傾聽狀）外面有人敲門（急擲筆趨出）。

劉：（一個學生盡去）一個個都溜走了。（隔壁酒樓上，飄來一陣悠揚的音樂聲他自嘲地）悠揚的音樂，自然比一個老畫師的談畫要好聽得多哩！

（無力的坐在沙發上）

（楊女士徐徐由外面顛進來）

劉：（見楊）怎嗎？你沒有出去嗎？

楊：他們要我一塊兒去，我脚痛，所以又回來了。

劉：脚痛？（忙起立讓坐）快坐下來。

楊：（坐在原來的沙發上）謝謝。

劉：（略一回顧見諸生盡去）痛在這兒？

楊：（攔右腳於左膝，指之）這兒！

劉：（以手按之）這兒？

楊：（護痛而誇張地）驢胸！

劉：噯呀！誰叫你穿起這樣的高跟鞋爬山呢？

楊：（辯解地）我穿慣了。

劉：（感慨地）咳！一個志願的完成，不知道要受多少痛苦。正和你們女人家爲着愛漂亮所受的

痛苦一樣啊！

（他在室內徘徊有頃，忽覺一種被壓抑的感情，迸裂而出。）

劉：小鳳！

楊：噫！（見其激越之狀，大驚）

劉：我的女學生，也不算少了，可是我，——我覺得祇有你，小鳳！祇有你……（很迫切地）

楊：（驚訝而退卻地）我怎麼樣？

劉：（一字一頓地）你最有希望！

楊：（恍然安心）哦！……

劉：人一過了少年，他愛熱鬧的心腸，更遠勝過兒童時代，可是命運，每每使他和熱鬧離開。我因為在十年前，國民黨和共產黨在江西互相火併的時候，我那完美的家庭，就做了他們炮火的祭禮！到現在，我已經是個四海無家的人，家庭的樂趣，我是被拒絕的了。而中國人吃人的社會，使我十二萬分的灰心，失望了，我祇想在你們中間，尋到我的繼承者我的樂趣，我的光明，我的同情的愛這就是，我辦這個小小學院的唯一志願。可是，我寂寞的很！我千辛萬苦得來的教訓，得來的真理，很熱心的拿來送給你們，可是你們雖然天天念着我的講義，事實上，都把她當作糞土似的，誰也不願意接受！小鳳！要不是還有你在，我真快要把我的樂趣，我的光明，我的愛，都失掉了。

楊：（傾聽他的懇切的話後，忽然立起來抱着這晚境蒼涼的老畫家，很熱情的）先生！

劉：（驚喜無措）怎嗎？

楊：（把頭伏在他的懷裏，一句一句地）我雖然年紀很輕……

劉：（緊張的）唔！

楊：不懂得什麼……

劉：唔。

楊：可是愈要是真正……

劉：（緊張的）真正怎嗎？

楊：真正喜歡我的時候……（期望的）

劉：（更緊張地）哦真正喜歡你又怎麼樣？

楊：（緊抱着他）我——我願意做舊的……

劉：（緊張到極度）哦！你願做我的——做我的什麼呀？

楊：（頭伏得更近）

劉（慈愛的）小鳳！你說呀！有什麼話，祇管明白的說出來，別老是吞吞吐吐地！小鳳！快說出

來吧！你願意做我的什麼？……

楊：（很親熱地）我願意做舊的（忽又伏其頭於他的懷裏）

劉：小鳳！別老是這樣，簡直像小孩子似的！

楊：（手無其賴）我願……做您的女兒，您答應嗎？您知道我是個沒有爸爸的可憐的孩子啊！

劉：好！你願意的時候，我就做你的爸爸吧！孩子！坐下來，別站壞了，你不是腳痛嗎？（扶楊坐沙發自取椅坐其旁，立刻現出做爸爸的慈愛的容顏）

楊：謝謝！

劉：咳！說起來，正和你有過爸爸一樣，我也是有過女兒的人啊！

楊：那麼？姊姊在那兒呢？（高興）

劉：（打量楊）唔，她若是還在的時候，怕快要和你一般兒高了，可是她的年紀，比你還小，你得叫她妹妹呢！（默算）那是十幾年前的事兒，那時她才五六歲，現在若是在的時候，是十八歲了。

楊：唔！她小我兩歲。

劉：這孩子不單止模樣兒長的和你一般可愛，她的聰明，也很夠，記得她很小的時候，我教她念一首唐詩：

「淡淡長江水，悠悠遠客情，

落花雖有恨，墮地也無聲。」

她一學就會時常放在口裏當歌唱，可是可是那兒知道四句詩，就豫言了我今日的心境呢？唉！「落花雖有恨，墮地也無聲！」啊！

楊：難道說妹妹已不在了嗎？

劉：誰知道個準兒。

楊：怎麼會不知道呢？

劉：（傷感地）小鳳！我平常因為怕觸起我的舊痛，所以從來不知你們談起我的家事……唉！十幾年前，我因為灰心於國政，便毅然離開私闖的政治舞台，像睡在酒罈旁邊一樣，是完全沉醉在藝術裏面，我覺得，藝術的價值，高於一切，加上我父親傳下不少的美術上的收藏，因而我就在家鄉，建築了一個精美的畫室，和我那賢德的妻子——她的原籍就是徐州人——和我那可愛的女兒，住在那裏面作畫。我學着古人畫「長江萬里圖」的意思，想想竭大半生的精力，畫一幅大畫叫「萬里長城」象徵我們民族的偉大的魄力，並且搜集了許多關於長城的故事，像孟姜女之類，想把她畫進去。這畫畫了五年，還沒有完成，在一個傍晚，我外

出訪友的時候，忽然砲火的聲音，在我的村子上響起來了，我知道又是共產黨和國民黨在互相殺戮了。我慌了，懷着一顆驚懼的心，我奔到了家，可是，我的妻女，早已逃走啦！我本想追趕他們，但忽然想到我的畫，我那費了五年心血還沒有完成的畫，我便趕忙的去保護我那畫室！因為畫是我的生命啊！可是，那些土匪式的共產黨，看見我鎖那畫室，以為那中間，一定像稅局的金庫一樣，藏着多少的銀洋鈔票哩，機槍托，就把我那畫室的門給打開了（示以手指）這個指頭就是裏個時候弄破的。

楊！（驚視）啊呀！可是沒有開槍，還是算好的呢！

劉：他們進來以後，一看除了一幅大畫以外，幾乎沒有一樣值錢的東西，何況那幅大畫值不值錢，他們還不曉得呢？於是他們氣了，一頓刺刀，就把我那幅費了五年心血，還沒有畫成的大畫，一塊一塊地割爛了，我在旁邊看着，就好像被他們一刀一刀地割着自己的皮肉一樣。我跪着哀求他們留下一段，他們，——啊！那些禽獸——他們那兒肯聽哪！一把火，就把我那精美的畫室，啊！我那象牙的宮殿——全給燒了。我做夢似的心裏，忽然想起我的妻女來了，她們呢？無所依戀的心境，一味地想追尋她們去了，可是，又那兒能追得上呢？我望着天，望着

我那畫室的火光，我呆了，我的腦筋像給雷擊碎似的，我昏了！

楊！後來怎麼樣呢？

劉！一個月以後，不知怎的，我却從我們縣城的病院裏出來了。——原來在我暈倒在地下的時候，被一個熟人救了，送到病院裏去的。出院以後，我就登報尋找她們，可是一月兩月……一直等了一年，連個音訊都沒有。我也曾到處找過她們的踪跡，可是，地北天南，海闊天空，知道她們究竟飄泊到什麼地方去了呢？（悲悽的回憶，使他傷心而哽咽了，楊也有所同感）

（賣報者的登場）

賣報者：看報！蘇北新民報，陝西的共產黨被國民黨打倒啦！還有皇軍剿共勝利的消息！

劉！又是國共打仗！又不知道要離散多少人家的夫妻父女。

楊！還不知道要破壞多少美的東西呢？唉！什麼時候共產黨全死光了就好了！

賣報者：先生！看報吧！

劉！不要！不要！（無心情的有點討厭）

賣報者：（見無意買報乃去而之他，口裏仍繼續）看報啊看報！看蘇北新民報！

劉：美的東西的命運總是破壞！可是人，不能因為他結果是要破壞的，就不去創造他（遲現着他崇尚美術的熱忱）「不斷的破壞，不斷的創造！」這才是我們的態度！可是他們好像中了破壞狂似的，把創造的氣力都消磨了。這祇能夠望你們努力呀！

楊：妹妹要是在的時候，應該是個有希望的畫家了。

劉：（感慨係之）那孩子若是還在，到不見得走我這條路。她從小就愛唱，現在應該是個有希望的音樂的學生了。

賣花女：（以下稱女，在內）黃菊花……買黃菊花呀！……接唱夜來香謠曲，聲音哀婉動人，由遠而近）

楊：我要是有一個學音樂的妹妹，可多們有趣！我自己雖然學畫，可是也挺受音樂的。

劉：我將來送你到外國去學音樂好吧？我自從失了女兒之後，我時常想……

（賣花女 老畫家兜售）

女：先生！您要買花吧！又鮮又香的黃菊花！

劉：不要！不要！（已得到女兒安慰的心境，對這賣花女的擾鬧，有點討厭！）

女：老先生！買一朵吧！

劉：不要，別在這兒麻煩！

女：（改向女）小姐！買花吧！蠻新鮮的！

楊：（忙選几朵）多少錢一枝？

女：隨便，把几个好嘞！

楊：（取兩毛錢與之）

女：小姐！謝謝！（好奇的走到畫架後，）

楊：（取花爲劉插菱角）你也戴一朵吧！

劉：我不要！

楊：不這是我給爸爸的（自取一朵，掛自己襟上）

劉：咳！你們年輕的女孩子愛花，就像我們年紀大几歲的人愛看自己女孩兒一樣。

楊：（瞥見賣花女在改畫）啊呀！她在那兒改他們的畫呢！

劉：（急起止之）噤噤！快些快下！

女：先生，您看誰畫得好哪？

劉：（近其改近處）你看，人家畫得蠻好的畫，給你這一來弄得一塌糊塗了，你還說誰畫得好！

女：這有什麼奇稀。

劉：這自然也沒有什麼奇稀，可是你曉得什麼？

女：你怎麼曉得我不曉得什麼？

劉：好！你曉得，（收回畫筆）你快出去吧！弄髒了人家的畫，回頭他們要生氣的，去！去！

女：（被欺侮慣了似的反抗）去就去！（提花籃徐出）。

劉：（收好畫筆就座將繼續講話）。

女：（漫吟）「淡淡長江水，悠悠遠客情。

落花雖有恨，墮地也無聲！」

劉：喂！（忽有所觸，急起身呼之）賣花的！賣花的！

女（回來）又叫我轉回來幹什麼呀？還要買花嗎？

劉：花是不要了。

女！那末爲什麼叫我轉回來呢？

劉！你坐。坐一會兒，我有話問你。

女！（勉強就坐）老先生！請你快些說吧！我還得賣完這些花，養活這條小命呢！

劉！我問你，你每天這樣賣花，能掙多少錢一天呢？

女！賣花能掙多少錢？也不過掙一點兒錢就是啦！

劉！那嗎又怎麼能養得活你呢？

女！老先生！命有好壞！可是活總是要活的，比方像小姐一樣的命，自然又有不同，像我這樣的命，有一點兒錢也就可以活下去。

劉！（感嘆地）咳中國啊！你連這樣年輕的女孩，都叫她成爲一個宿命論者嗎？（再問下去）你念過書沒有？進過學堂沒有？

女！在家鄉也念過幾年書，後來叫共匪弄得家破人亡，現在連飯都吃不成了，那兒還有錢念書呢？在此地賣花的時候，常常地走過女學堂的門口，我一聽到那裏面彈鋼琴的聲音，看見那些女學生拍網球的活潑的樣子，心裏恨不得變個鳥窠飛到她們羣裏去。有時候聽呆了，看呆了

，不知耽擱了多少賣花的時間。後來，我明白了，我是一個賣花的，和她們那些有福氣的小姐們，隔了一層很厚的牆壁，所以我以後再也不走過那兒了。

劉：你的爸爸和媽媽呢？

女：他，他們？（眼裏孕滿淚水）都……都死了！

劉：（同情地）怎嗎？都死啦？可憐的孩子！（惋惜地）

女：（觸動悲懷，面色漸漸沉淒下去，聲音顫抖着）老先生！我真是太可憐了！（回憶地）在我八歲的那一年，我的爸爸……先……死了……媽媽……也就……

楊：真是太不幸了！你的爸爸和媽媽怎麼會全死了呢？（十分同情地）

女：怎麼會全死的？（悲哀到極點，淚水像雨似的流下，由悲哀的面容漸轉而為憤怒）全是被共產黨害死的啊！（憤怒到極處，又哭起來）

劉：（關切的）啊！共產黨真可恨！小姐！我看你不像是本地人，那末你是什麼地方的人呢？

女：（仍是悲不自勝地）江西……

劉：（若有所觸）噢！江西？小姐，你住在什麼地方呀！（因為同鄉的關係，更引起他的關懷）

女：（眼中仍孕滿着淚水，思維慢慢地沉進過去的回憶裏）我的家，住在江西鄱陽縣的劉家莊上，那劉家莊，就在鄱陽湖的岸旁。爸爸是個愛好自然的畫家，常常地攜帶着我和媽，到湖邊去散步，（似手在細細地咀嚼散步的情景，停一刻）啊！那時候，是多嗎快樂啊！可是，自從共匪到過以後，我的爸媽被殺了，我的房子被燒了，那種安樂優美的生活，是再也享受不到了。

楊：爸爸！你不是說過舊的家也在鄱陽湖邊嗎？

劉：（急切地）小姐！你能把你被難時候的情形詳細的告訴我嗎？

女：這麼不能呢？只是我懇求您，老先生！我懇求你們別鄙視我就好了，因為我自從失了爸媽的疼愛以後，我受怕了人家的冷眼呢……

劉：（同聲的）請你放心吧！我們是絕對同情你的。

女：謝謝你們！……（沉思）當我八歲的那年，在一個晴明的下午，爸爸到朋友家去了，我和媽在家中看畫報，忽然响了幾陣槍聲便來了許多帽子上帶紅星記號的共匪，說是來征兵去和國民黨打仗的可是抓到的几十个壯丁了，還沒有帶走，不知怎嗎就和人家打起起來了！聽別人

說，是和國民黨發生了糟魚戰！可憐我們村上很多的人都死在砲火的底下……

楊：該死的井匪！你怎麼逃出來的呢？

女：那時候，爸爸還沒有回來，我和媽真不知怎麼才好！後來看見許多人的房子都起了火，害怕我們的房子也要燒着，在沒有辦法，當中就冒險的在槍彈中和死人堆裏逃出來了！

劉：（極緊張的）可是你們既然跑出來了，爲什麼你媽又會被殺的呢？

女：老先生！我們雖然跑出虎口，但是爸爸的消息還不知道，於是便一面走，一面打聽，好不容易遇見一位最後從村裏面逃出來的王叔叔，據他說，我爸爸回家以後，因爲不知道我們是生是死，同時又愛惜他的畫不肯走，結果就被燒死在火坑裏面了！（痛哭）

（楊只有同情地嘆息，而劉已是老淚滂沱，悲不自勝了）

女：聽到爸爸已死的消息，媽和我也無心逃命了！就一同倒在地上痛哭起來！可是可恨的共產黨卻又來了，有一個共匪把槍口對着媽媽的胸膛，強迫的要錢！可憐我媽沒有錢給他，就被一槍打死了！

劉：（再也壓不住悲痛了，哭聲就爆發的火山一樣迸發出來）啊！孩子！我的可憐的孩子！我對

不住你們！我……真……難……過……（緊抱住女）

女：怎麼，老先生？你……（推開劉）

劉：我就是你的爸爸啊！孩子！……

女：就……是我的爸爸？（懷疑地）我的爸爸不是已經死了嗎？……

劉：正和你爸爸也以爲你死了一樣！

女：（仔細打量劉）您姓？……

劉：姓劉。

女：名字呢？

劉：叔康。

女：（倒在劉的懷裏）啊！真是我的爸爸啊！想不到您還在！媽在臨死之前，還叫着你的名字呢？

劉：我真對不住你媽！

楊：這就是妹妹嗎？

劉！（點頭）孩子！這麼遠的路，你怎麼會跑到這裏來呢？

女！媽死以後，我伏在她身上哭了半天，天已經很黑了，我就像醉了酒一樣，莫明其妙的信步走去，整整地走了一夜，才到了一個城中，那時候又沒有親戚，又沒有熟人，肚裏又餓，渴，沒有辦法，就一面哭，一面討飯！

劉！哦……

女！討飯的生活，過了三天，就遇到一位姓張的，他說你到我家去，我可以給你飯吃，於是我就到他家去替他哄小孩，但是那種生活，也不是人過的啊！

楊！他們對你很壞嗎？

女！那個姓張的，本來也是個共產黨——這是我後來才知道的——靠着以前搜刮老百姓的幾個錢，就在那兒享福。那張老太太，倒還慈祥，可是少奶奶却厲害極了，簡直像母夜叉一樣，抬手就打，開口就罵，常常地不給我飯吃……

（劉只是垂淚）

楊！真可惡！怎麼連共產黨的老婆都是這麼狠毒呢？

女：我死挨了八個年頭我已經十五歲了，偶然在街上遇見了我外婆的一位老鄉，趙老板——他常常到江西做主意，不是有幾次給外婆帶信，還到過我們家裏嗎？談起來，他很可憐我，願意帶我到徐州去找外婆，於是我就暗暗地偷着跟他到這兒來了。

（後台飄來悲哀的四弦聲，和淒婉的歌聲）

劉：你見到外婆沒有？

女：我們動身的時候，正值七七事變發生，路上難走得很，我們費盡了千辛萬苦，才輾轉來到蘇北，當我看見那美麗的太陽旗和五色旗飄揚空際的時候，我真高興極了，我好像感到我的命運今後將要轉向光明似的，我的心不再像以前的沉悶了。

楊：你就見到外婆了，對嗎？

女：要是能見到外婆倒好了，誰知趙先生領我東訪西問，再也找不到外婆的影踪，聽人家說，外婆事變後就到鄉下去了，因為她在鄉下有地，可是後來，八路軍把她的田地沒收了，至今就不知消息了……

劉：唉孩子！你還找外婆！外婆早已死了！（傷感地）

女：外婆死啦！

劉：她的財產被八路軍「共」完了以後，她會給我一封信，說她要到我那裏去。可是不知怎地一直就沒有去，後來接到她族弟的一封信，才知道她已經死了，因為八路軍說她要到城裏去一定想做漢奸，便把她槍斃了。（落淚）

女：啊！外婆（伏在爸爸身上大哭）

劉：孩子！不要哭！哭是沒有用的！（激憤的）我現在才明白，在和平沒有實現以前，我在藝術上的志願是不會完成的（顧女及楊）我們要幹我們要向我們不共戴天的仇人——共匪進攻，在萬惡的共匪沒有剷除淨盡的時候，我們心頭的恨，是不會消失的，東亞同胞的幸福，是不會得到的，世界的和平，也是不會實現的！孩子們努力吧！我們努力地向與亞滅共的光明大道上邁進吧！

楊女：好！爸爸！我們幹吧！

劉，楊，女（齊聲）打到萬惡的共產黨，打倒殘暴的八路軍。

三十一年十月四日

直接贈送

歡迎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九月一日

編輯者

蘇北行政專員公署情報宣傳本部
第二科編撰股

印刷者

蘇北行政專員公署
印刷所

發行者

蘇北行政專員公署情報宣傳本部
第二科宣政股

KBC
IG
234
65